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柔

某大学生说，老师给他的毕业寄语：愿你柔软。把这个坚硬蛮横的世界变得柔软一点，也让自己内心风调雨顺。

听了太多“坚强”的励志豪言，此话令我感动。成长不是“一串爆竹”。生命的状态，本应充满柔软弹性。可满地滚石的坚硬现实，催人不停地打拼。拼来拼去，目光悍了，身子硬了，情绪也紧了。最缺失的恰恰是“细雨和风”。

记得阿城写很小的、没字儿的棋，“在太阳底下竟是半透明的，像是一只眼睛，正柔和地瞧着……”

这柔和之光对人的滋养，有时胜过勇士费尽的千钧之力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省记协主席周世康由日常趣事，道出“人生的第二次开始”；鲁奖得主周晓枫，则发现了“混血儿”的奇妙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：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## 归飞体更轻

文/周世康

一群人相识于1975年4月，他们20多位。那时共同参加省报的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，相处3个月。去年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就倡议再聚。终于，今年6月1日，儿童节，这批绝大多数年愈花甲之人，带着重温当年快乐时光的希冀，于40年后重聚了。

上午参观报社。30多层的现代化大楼，十几种报、刊、网站的规模，数字化的“中央厨房”系统，到处遇到的脚步匆匆的年轻男女朝气蓬勃的面孔……变化之大，之快，之多，令他们感慨，感动，感叹。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他们也像唐代诗人刘禹锡多年后故地重游、抒发相同的感慨了。

当然，更其乐融融的是下午围坐一圈，谈笑风生中互叙交流。刘同学一上来就向朱同学送上迟到40年的道歉。那次学习班，刘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进了编辑部大楼学习，最最吸引她的是报社的资料室，有那么多的书可以借阅。每晚，11点，12点，凌晨1点……当她回到宿舍，除她外全都睡了。尽管她小心翼翼，但洗脸洗脚还是有声响。她看到朱同学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知

道打扰了她。尽管每晚看书快到12点时就开始纠结，但阅读的欲望总是占了上风，只能每晚、在深夜，感受着朱同学在床上的翻来覆去，内心，盛满了不安和歉意。此后一别40年，从未遇过，今日终于见面。刘同学一上来就当着全体同学的面，补上一个深深的道歉。刘的表白引来一片笑声和一阵热烈掌声。欢乐的气氛中，朱同学说，她记得这事。那段时间，她睡眠不好，偏偏每晚刘同学回来很晚，她不好意思说，就在床上大幅度地翻来翻去表示不满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见刘改变，就以为她迟钝。想不到刘同学把这件事，挂在心上40年……20岁的青春记忆，60岁时“情景再现”，又是一阵热烈掌声。此后，各自纷纷介绍了40年走过的路，也有同学愉快地回忆起相互间的帮助：具体到如何帮助农村同学卖苹果，细微到怎样为有急事的同学“先上火车后买票”。一段叙述，一阵笑声，一片掌声，40年来的友情，在重逢的欢乐中越聚越多，越积越厚。

无需引导，无需提醒，话题，自然而然地转向今后。

王同学从事新闻工作，同时又爱好民俗文化，扬州人。扬州素有“巷城”之称，近六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内，有案可查的古巷有540多条。作为古巷里长大的孩子，他对古巷里人们的生活情趣、生活习惯、风俗传承等不仅记忆犹深，而且意识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扬州文化的一个灿烂分支，必须以多种方式予以保存、传承。退休前几年，他以“老行当”“老玩意”“老吃刮”“老风情”为主干，撰写了《扬州古巷风情》，出版后赢得了社会好评。现已退下来，可专心做这件事了。前不久参加了扬州晚报读书会，既交流了这方面心得，也结识了新朋友。接下来，他有更多更深的考虑。男性刘同学选择的是旅游，而且主要是国外。他退下来已好几年，走了十几个国家。他体会最大的是，亲眼目睹，与过去书上读到的差别不小。开始很吃惊这个发现，后来走多了，有点体悟：书，不也是写书人的所见所思所想？书作者不可能完全代替我的见闻，有差异，很正常；若没有，倒奇怪了。由此对古人的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有了更深认识，并要以行路对应读书，

以获得更宽广的人生视野。一位女同学把女儿和洋女婿的照片分享给大家，溢出照片的青春美貌、勃勃生机和生命之光，打动了全体同学。她说，他们夫妇正在学外语，好与新女婿及亲家交流，期盼第三代降临……

从40年前一起走来，这群人把生命的大把时光献给了工作；而今又一起向60开外走去，对未来，他们依然那样憧憬、那样热情、那样充满生命的活力。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首《晚晴》，其中有两句，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。实际上，早晴也好，晚晴也好，生命没有哪一个阶段一定是最好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很好，关键在人自身的把握。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，“越鸟巢干后，归飞体更轻。”意思是说：向南飞的鸟，它的巢已经干了；“归飞”——向生命自身的探寻、体验，更为自觉、也更有悟性了。

这一群人，正如这两句诗所描述的，在不断卸下人生的包袱以后，正体态轻盈地开始人生的新阶段，去感受生命内在的、更本质的快乐……



造物  
摄/陶达

## 漂亮的混血儿

文/周晓枫

我在北方乡村见过一头威风凛凛的骡子，庄严的美貌几乎令人起敬。它垂下的眼睫，具有新月的弧度；等它抬头凝视……我觉得，只有骡马的眼睛，蕴蓄万重干水，配得上“会说话”形容。其他物种，或如兔子呆萌，或如狐狸狡狴，相对来说，动物的眼神内容单一，经不起两种以上的解读。而这只骡子，全身细节经得起逐一推敲：高踵小蹄，短鬃蓬尾，筋腱强韧，隐现于精干的四肢里，连耳朵都是古朴典雅的土陶色，廓尖渐成窑变后的釉黑。高大威猛的骡子，走起来简直像健美运动员的肌肉展示，臀部曲线，格外饱满生动，堪称性感。

就像人类中漂亮的混血儿，美貌来自基因的重组；骡子的血统，来自更为大胆的跨界，它是两种动物之间迸射出的激情产物。骡子分为两种：公驴和母马的基因容易结合，骡子多是以此杂交而成，称为

“马骡”；公马和母驴的结合几率极小，称为“驴骡”，所占比例甚微。

骡子从小就体现出能力和品性上的优越。骡驹合群，胆大聪明，活泼好奇，机警勇敢。作为马和驴的后代，成年骡子的个头却不是两者的平均值，它的体型更为高大。不仅如此，骡子的力量强劲而持久，既有驴的负重能力和抵抗能力，又有马的灵活性和奔跑能力，耕挽之用胜于父母；食量一般，能粗饲；脾气温顺，耐劳；更长寿，抗病力的适应性强。人类役用骡子拉车、耕地、驮东西，即便背负沉重的挽具和物品，它依然脚步稳健，路途陡峭也不会滑倒。骡子，再好不过的血肉工具，再好不过的肌骨器械。从审美功能到实用功能，骡子，都是完美的。

哎呀，的确是受人欢迎的役畜——它干得多，吃得少，甚至不需要私人生活的空间。骡子有雌雄之分，可惜几近装饰：由于染色体的

先天性差异，骡子难以繁衍。无论怎样的高大、温顺、有力，它的情欲，技止此耳。

我不了解骡子的生殖，不了解它的爱情以何种形式达到峰值。是一清至骨，毫无杂念；还是情欲荡漾，却毫无作为？是否纵欲后无需承担生育的责任，反而可以享有终生的快意，无牵动、无挂碍？抑或，这是僧侣一样的骡子，它是最克制的动物，由此节省了所有的血脉、情感、家庭和未来？

人类肉食，少有听说吃骡子肉的，就习性而言，有若处子的骡子难道不相当于动物界的童男童女吗？也许这是出自对圣徒的禁忌。不仅因其罕有，比骡子珍稀的物种多了，不是还没有躲过筷子的夹击？不吃，因由，也许近于不吃唐僧肉的尊重或慈悲。

骡子这种动物本来在自然界是没有的，是人类祖先在两三千

年前，采用杂交手法培育出来的。对畜役来说，人成为造物之神，他可以创造无有之物。而骡子存在的意义，似乎仅仅因为人类需要它的劳动力。骡子无后，这是一种对驴马乱伦的惩戒吗？是对非法的性关系给予的严厉的种族制止吗？其实骡子无辜，它替逾越界限的父辈受过。人类社会亦如此，一代人的灾难未必在当时呈现，恶果往往在其后代那里得到放大倍数的彰显。

最好的种子得不到繁衍。骡子，作为进化杰出的代表，继承了完美基因，似乎已无通过繁殖来更新和提升的必要。然而，隐藏其中，是一种残酷的淘汰机制。这和上帝拆毁建到高处的巴别塔，本质上是一个道理。我们缄默，因为，看清神明对骄傲的刑罚、对优秀的惩戒。■